

HK 闲话文人 江海 那一代读书人



叶秀山先生。 资料图

1958年底,中科院文、史、哲研究所从中关村搬入了北京城内,当时中科院的文科研究所,聚集了我国第一流学者和专家。这批学者、专家大多数住在东城干面胡同附近,离东安市场几个书店非常近,像中原、春明、中国书店等几家书店,中外文新书、二手书籍特别多,成为了那批老学人淘书的绝佳去处。

老学人淘书买书的高潮是在1970年代的末期。那时候,只要有购书渠道,总是会吸引这批学者和教授的目光。北京灯市西口中国书店有个外文图书部,虽然要凭人事部门的介绍信才得入内买书,但那些老学人们求书若渴,一到周末,那小小的店堂便是熙熙攘攘的,好不热闹。在那个小书店,经常抬头碰见就是当时学术界的牛人,像洪谦、齐良骥、石峻、周扬、何其芳、戈宝权、缪灵珠等著名学者教授,都是中国书店外文部的常客,他们远从西郊而来,常常在书店流连忘返。

哲学家叶秀山先生那时是哲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,当时他的工资很低,每月只能固定拿出两元钱,作为买书“专款”,因此,他选起书来掂来掂去,常错过一些好书,经常懊悔不已。后来他想了个办法,先把喜欢的书籍选出来,首先挑又便宜又急需的书籍,自己掏“专款”购买。剩下的书籍也挑选一部分买下,作为中科院哲学所图书馆的藏书。为了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,叶秀山每月的两元“专款”常按捺不住地花了出来,花完了只有等到下一个月。据叶秀山先生自己介绍,他有关希腊哲学的私人藏书,大部分还是那些年靠自己的购书“专款”购买的,自己做希腊哲学方面的研究,这些书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有些书籍还成为了绝版。

贺麟先生既是叶秀山的同事又是他的长辈,贺麟知道叶秀山喜欢书而又买不起书,不但借书给叶秀山阅读,有时还赠送一些书给叶秀山。在东城干面胡同大院里,贺麟先生是藏书最多的一位,中外文藏书都很丰富。那时候,中科院机关图书馆一度停止借阅,贺麟先生家就是一个半公共图书馆,不少人从他家借书,他都慨允。有时候,贺麟与叶秀山这对忘年交学者会相约一起去西口的中国书店。有一次,叶秀山看到有温德班的两本文集,拿起又放下,苦于身上钱不够。贺麟先生当即准备帮他买下。叶秀山不好意思地拦住了,说过些时候再买吧。过了两天,贺师母下班给叶秀山送来了温德班的那两本书,说“贺先生要我买给你的”。

有一天,贺麟先生发了工资,他又约叶秀山去西口逛书店,说:“这回你想买多少,就买多少,我替你买。”那天,贺先生自己买了《全唐诗》,还有一部新印的碑帖汇编。他送给叶秀山的

则是一部厚厚的拉丁文字典,这本字典,叶秀山想了很久,却一直买不起。几年过后,贺麟先生渐渐地行动不便了,不能再逛书店,眼睛也不好,连伏案工作都困难。有一天,叶秀山去家里看他,只见贺麟先生坐在轮椅上,让人推着,“巡视”自己家中的书架,威严得像个将军,又深情得像个恋人。

中科院其他学者买书,也各有特色。比如齐良骥先生,每周未必到书店挑书,而且专买法文书,书店的师傅们和他非常熟悉,常常特意为他专门留好法文新书;戈宝权先生喜欢购买俄文文学书籍,尤其钟爱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著作,在外文书店,戈宝权先生基本把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所有俄文著作全部买齐了;何其芳先生的住所不在书店附近,他买书喜欢一次性多买一些,买书的时候常常带一根棍子,书多的时候,便用棍子将书挑回去;缪灵珠先生也常去书店,但是后期身体不好,只好写好书单,让夫人帮他去书店订书、买书,每次到了新书,就催着夫人赶紧去取,心中惦念着的,只有书籍……

那一代学人,书籍就是他们的生命。他们爱书,买书,读书,嗜书,把读书当成个人人生高尚的精神之旅,专心致志,矢志不渝。他们摒弃读书的功利,以书结友,以书交人,堪称读书人永远的楷模。回

HK 茶悦人生 周华诚

鸠坑茶



骑龙巷是松城的一条巷子。在骑龙巷开店的人,每天都要走那长长的台阶。从北京回到家乡松城后,吴佳也已经习惯每天爬台阶的生活。松城这一座山城,有人说是“小重庆”,一天到晚几趟台阶爬下来,流几道汗,等于一天的健身计划都完成了。

吴佳在骑龙巷里也有个店,大隐隐于市的样子,小店藏在巷子的二楼。也可能是三楼,山城嘛,二楼三楼,也等于是另一个角度的一楼。小店门口,写了三个大字:鸠坑茶。

我是冲着这三个字走进店里的。一位父亲正跟小女孩做游戏。见我进去了,他起身招呼我,惹得小女孩还有点不高兴。他说,我是吴佳,做茶的;他又指着墙上的照片说,这个是我父亲吴流顺,另一个是我叔叔徐四顺,他们一辈子也做茶的。

鸠坑茶我听说过。此茶古称“睦州鸠坑茶”,也叫“鸠坑毛尖”,在唐代就颇负盛名,是唐代十四种贡茶之一,《唐国史补》列其为第十三品。睦州有江。安徽的屯溪是新安江的上游,新安江浩浩荡荡,从安徽流到浙江,一路流成富春江、钱塘江。从前的茶人,就沿着这一条水路,把山里的好茶运出去,所以屯溪的绿茶、淳安的绿茶,都是这条江上一脉同源的茶。20世纪

70年代,茶学名家庄晚芳先生开始研制千岛玉叶。千岛玉叶跟龙井差不多,也是扁茶,些微的差异是,龙井叶形是大开大合,千岛玉叶则相对收敛。后来又有千岛银针,顾名思义,一根根像针似的,好看,价高。

聊着天,吴佳给我泡了两杯鸠坑绿茶,让我喝喝看。“一个重揉,一个轻揉,你喝喝看,滋味有一点点不同。”

吴佳老家就在鸠坑,祖辈辈做茶。非要说是从唐朝就开始做茶,也未尝不可。吴佳说,从他记事起,父亲和叔叔就在茶厂制茶,是有名的茶工。那时小学校,春天要放采茶假,秋天要放乌桕假。山里娃的日子都跟农事相关。在鸠坑,茶叶也约等于粮食,山农要靠它去换钱。每个村庄都有一两家茶厂,制的茶是毛峰、毛尖或是炒青。父亲和叔叔做茶手艺好,全乡数一数二,后来合伙成立了一家茶厂。再后来,似乎一转眼,他们年纪都大了。

吴佳大学读的是材料学,后来在北京工作——高铁自动化。他参与沪宁城市铁路的建设,自动化工程师可吃香了,年薪也小几十万。他在大城市待着,喝着家乡的茶,神采飞扬。同事们找他要茶喝,一喝就说这茶真好。他也到处分享,为老家的茶由衷感到自豪。

我和他开玩笑,“时下有一句话,用了十八年的奋斗,终于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。你倒好,用了十八年奋斗,让人家跟你一起喝茶。”

一时大笑。还是说这鸠坑茶吧——茶叶的行内人,没有不知道鸠坑茶的。很多茶商是自己找上门来。这么说吧,鸠坑茶在综合口感里,是鲜甜的,一尝就知道是新安江的山泉云雾滋养出来。吴佳说,还有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,有的茶商,是把鸠坑茶当作“调味剂”,用少量的鸠坑茶去拼配别的茶,提升茶的整体口感——这个事情,不说的话,很多人并不知道。

二十九岁那年,吴佳想回老家。为什么回呢,说是北京太遥远了。父母年纪大起来,他忙于工作,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面。这样一想,他还是回来了。回来做什么呢,肯定还是想卖茶,想开个网店。亲戚们反对,说不就个体户嘛,不靠谱。还是要有个正经工作。就这样,他进一家上市公司做了四年采购,后来不甘心,等成了家,有了娃,终于出来开了这么一家鸠坑茶的店。

聊了一会儿,女儿又来找吴佳玩耍。吴佳说你去找妈妈吧,爸爸这会儿有客人。他老婆也在骑龙巷开店。这条巷子有多少创业的年轻人,就有多少生活的梦想。最个性的咖啡店,最新奇的吃喝玩乐,最潮的创意空间,这里都有。吴佳的手机里几千个茶友,小店只是一个落脚点。他做茶,跟别人不一样,跟父辈也不一样。他注册了一个品牌,走私房茶的路线,定位在口粮茶,平常一斤茶卖二三百元,真正的茶友都能接受,能喝得起。最好的野茶,顶尖的,也才卖八百一千元一斤。

说到茶,就停不下来。茶的日子,吴佳是喜欢的。每天上午十点多,他慢慢悠悠走过来开门,爬了一百多级的台阶,在这里待到晚上,再走一百多级的台阶回家。他的茶客绝大多数都在网上,“舌头不会骗人”,他说,很多茶友成了他十几年的老客,每年春天都跟他买一点。喝着喝着,一起年纪大起来,成为茶的“老友记”。

这条骑龙巷,为什么叫骑龙巷,有的人说到这条巷子里的人,都会飞黄

腾达,仿佛骑上龙一样。也有人说,这个巷子本身就像是一条龙。总之,这条巷子是小城最有历史感的小巷了,卧虎藏龙;这条巷子里的台阶也是最好的风景,藏着松城人的半生光阴。

两杯茶喝完,小女儿又来找爸爸,说肚子饿了。吴佳起身带女儿去吃面,这骑龙巷的面馆也多,长长的台阶弥漫着烟火。吴佳让店门开着,他说要是走累了,还到店里来喝一杯茶。回

HK 琼州风物 黄慈洲

棋子湾看日落



棋子湾日落。 资料图

早闻昌江的棋子湾是海南看日落的最佳地点,看过之后,果真如所闻。这里的日落之美,是在别处难以体会到的。

棋子湾位于昌江西部,东倚昌化岭,西连大海,东西长约20公里,呈S状,石多浪静,水清见底,沙细质软,洁白如银。海岸奇峰林立,怪石嶙峋,从昌化岭延伸入大海的石头,其面上纹路如棋盘般交错,奇异的是,岸边沙滩又有石子如棋子般大小,绚丽多彩,晶莹剔透。相传从前有两位仙人来到这里,一边享受海景,一边下棋,从清晨下到夜幕降临,见这里日落漂亮壮观,便把棋子撒到海里,变成造型各异、大小不一的奇石,因此得名棋子湾。

欲在棋子湾看到最美日落,须得选好最佳观看地点。为此,我们请来一位当地朋友当向导,他带我们来到了棋子湾开元度假村。

下午6点时分,我们随向导来到度假村观景台,这里已是游人如织,赞声连连。观景台上,人人手里拿着手机或照相机,恨不能把这美景都搬回家去。

我随着身边一位游人手指的方向望去,这日落画面果然壮美!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向西边海面缓缓滑去,它像一个金灿灿的圆球,像一团火焰,像一颗红心鸡蛋,像一团炉中的钢水……偶尔,一丝丝云彩似有似无地从夕阳边飘过,天空被夕阳染成了血红色,天边“燃”起了熊熊烈火。海面彩霞流泻,波光粼粼,好比无数颗星星在闪烁。远处,渔船点点,仿佛是在斜阳的陪伴下满载而归。鸟儿在海面上盘旋,翅膀擦过晚霞,好一幅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图景;近处,海岸边的奇石、栈道、树林和度假村的楼房,都被夕阳橙红色的光晕笼罩着。多么奇妙的景观!

刹那间,夕阳已藏起了半个脸,不知不觉中,又只剩下一条边,再过一会儿,只剩下一条缝了……许久之后,那绯红的晚霞彻底消失,这时,整个灼热的海天仿佛都安静柔和下来了。面对此情此景,我突然想起孩提时老师提问回答的那句话:“夕阳匆匆离去,是因为它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迎接朝阳。”回